

老手艺,是一段历史,是一种文化,更是一份记忆。它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与心血,见证了岁月的变迁。在大巴山深处,在陕西最南端的镇坪,曾经有许多老手艺,如竹编、打铁、刺绣、制陶等,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,如今却渐渐被人们遗忘。然而,追忆即将消逝的老手艺,却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,镶嵌在历史的天空中,散发着恒久的光芒。

竹编:指尖上的艺术

在镇坪的山村里,曾经随处可见竹编艺人的身影。篾匠是让人非常羡慕的手艺,既受人尊敬又能赚钱养家。竹子,这种在大巴山深处极为常见的植物,在他们手中,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。竹编艺人大多从十几岁就开始学艺,他们的师傅,往往是自己的父辈或者村里的长辈。学艺的过程充满了艰辛,从最初对竹子特性的了解,到熟练掌握各种编织技巧,需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。一根竹子,从山上砍下来,如何经过多道神奇的工序才能变成编织的材料。首先是破竹,将竹子用锋利的篾刀破成大小均匀的竹片。这道工序看似简单,却需要极大的力气和技巧,稍有不慎,手就会割破,竹子就会破裂,影响后续的编制。破好的竹片,再用特制的工具削去表面的青皮,使其光滑平整。接下来是分层,将竹片分成薄薄的篾丝,这是最考验手艺的技巧。优秀的工匠,会让篾丝分得分量均匀,粗细一致,编织出来的篾活美观耐用。最细的篾丝,细如发丝,薄如蝉翼,轻轻一吹,便会飘动起来。分好的篾丝,经过刮光、浸泡等工序,正式用于编织。

竹编的种类繁多,有日常生活用品,如竹篮、竹篓、竹筐、竹筛、竹席等;也有工艺品,如竹编花瓶、竹编动物、竹编人物等。每一件作品,都凝聚着艺人的心血和智慧。编织竹篮时,先将篾丝围成圆形,作为篮子的底部。然后,用一根根篾丝围绕底部向上“包抄”,通过不同的编织手法,形成各种花纹和图案。有的竹篮上编织着寓意吉祥的“福”“寿”字样,有的则编织着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。在编织过程中,手指如同灵动的舞者,上下翻飞,篾丝在他们手中穿梭自如,不一会儿,一个精美的竹篮便初具雏形。表叔竹编手艺非常好,家里的篮子、簸箕、筛子均出自他的手。

竹编花鸟鱼更是考验技艺。以编织一只凤凰为例,要先用较粗的篾丝搭建凤凰的骨架,确定其形状和大小。然后,用细篾丝一点点地编织凤凰的头、翅膀、羽毛、尾巴等部位。每一个地方都要恰到好处,才能生动。凤凰的眼睛,通常镶嵌两颗黑色玻璃珠子,为整个作品增添了几分灵气。一只栩栩如生的竹编凤凰,往往需要花费几天甚至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。镇坪的竹编作品种类繁多,有用于盛放粮食的竹囤,有用于晾晒衣物的竹筛,还有用于背东西的竹背篓。其中,竹背篓尤为特别,它的形状贴合人体背部,背起来省力舒适,是当年盐夫们背运盐巴的重要工具,如今虽已不常作为运输工具使用,但仍是许多镇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,承载着浓浓的乡愁。

在过去,竹编是镇坪农村家庭的主要副业之一。撮箕是农田里挑粪挑土和建筑工地上挑水泥砂浆砖头等用处最多,也是用量最大的,编织工

知往 鉴今

即将消逝的“老手艺”

□ 杜韦慰

序也相对简单。农闲时节,家家户户的男人坐在院子里编竹器,女人则在一旁帮忙递篾丝、捆扎整理。编好的竹器,除用于自家使用,其他则拿到集市上去卖,补贴家用。那时候,集市上的竹器摊位琳琅满目,各种竹编制品应有尽有,是集市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逐渐取代了竹编制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。如今,在镇坪的集市上,竹编摊位越来越少,竹编艺人也越来越难找。许多年轻人对竹编这门手艺不感兴趣,觉得又苦又累,挣钱又少。曾经热闹非凡的老作坊,如今大多已经关门大吉,只剩下一些破旧的工具和空荡荡的厂房,见证着曾经的辉煌。然而,仍有一些老艺人坚守着这门手艺。他们不为名利,只为中心那份对竹编的热爱。在镇坪的一些乡村里,偶尔还能看到几位坐在家门口,默默地编织着竹器。双坪村 70 多岁的李长喜,文彩村周继友他们都有着老手艺,编织时眼神专注而坚定,手中的篾丝在阳光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。虽然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再硬朗,编织的速度也大不如前,但他们依然坚持着,希望能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。

打铁:炽热中的坚守

在镇坪的老街,曾经有几家铁匠铺,专门还成立的有铁业社。每天清晨,随着第一缕阳光洒在街道上,铁匠铺里便传来了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。这声音,仿佛是一首古老的歌谣,唤醒了整个山城。铁匠铺里,炉火熊熊燃烧,映红了铁匠师傅的脸。

打铁既是一件体力活也是一件技术活,看似简单,实则不易。加炭、生火、下料,看火候……从开始铸钢,到一块铁劈开,再将钢夹到中间,然后再上火,必须烧到使铁融在一起,这时的火候一定要掌握,否则就容易前功尽弃。一件铁器需要经过烧火、锤打、育弯、培刀、成型、淬火和打磨等十多道工序,才能制作完成。师傅们大多光着膀子,露出结实的肌肉,他们的手中,握着一把把沉重的铁锤,在铁砧上有节奏地敲打着烧得通红的铁块。每一次敲打,都会溅起一阵耀眼的火花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锻打的铁料置于火炉中烧红,然后移到大铁墩上,由铁匠师傅掌主锤,下手挥大锤锻打。锻打时,师傅们要根据铁块的形状和需要,控制好锤打的力度和节奏。力度过大,铁块容易断裂;力度过小,则无法达到塑形的效果。锻打中还要不断地翻转铁块,使各个部位都能得到均匀地敲打。在打造刀具时,师傅们会在刀刃部分加入一些特

殊的钢材,然后通过反复折叠锻打,使刀刃更加锋利坚韧。

这种传统的制刀工艺,被称为“夹钢”技术,需要师傅们具备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。除了刀具,铁匠铺还打造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,如锄头、镰刀、斧头、铁锅、铁勺等。这些铁器,在过往的农村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一把好的锄头,可以让农民在田间劳作时更加省力;一把锋利的镰刀,能够提高收割庄稼的效率。因此,铁匠师傅们的手艺,深受村民们的敬重。

铁匠铺里,除了师傅,还有徒弟。师傅是指导是方向,徒弟们多是出力活。学艺的日子艰苦而漫长,徒弟们每天要早早地来到铁匠铺,帮忙生火、拉风箱、搬运铁块等杂活。“打铁花”取“铁花,铁花,铁定要发”和“打花,打花,越打越发”的美好寓意。如今,市场上的农具和生活用品大多是机器制造,价格便宜,生产效率高。相比之下,手工打铁的成本高,产量低,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。许多铁匠铺不得不关门停业,铁匠师傅们也纷纷转行。然而,在镇坪的一些偏远乡村,仍然有铁匠和铁匠铺子的存在。钟宝到现在还有一家老铁匠铺子,虽然规模不大,房子很小,但却承载着小镇的历史和记忆。每当听到那熟悉的打铁声,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年代。

木雕:刻刀上的艺术

木雕也是镇坪颇具特色的老手艺。镇坪山林资源丰富,各种硬木质地优良,为木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。木雕艺人擅长在木材上雕刻出各种图案,有花鸟鱼虫、人物故事,还有寓意吉祥的纹样。他们使用的工具简单而实用,有刻刀、凿子、刨子等,全凭一双手和丰富的经验进行创作。在镇坪的一些古老建筑上,能看到精美的木雕装饰,如门窗上的雕花、梁柱上的浮雕,工艺精湛,栩栩如生,展现了木雕艺人高超的技艺。除了建筑装饰,木雕艺人还会制作一些生活用品和工艺品,如木雕茶具、木雕摆件等,这些作品不仅实用,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,是镇坪文化的鲜活载体。我们家有张老式八仙桌和八个木椅,上面就雕刻得龙飞凤舞、灵芝纹饰,非常精致,正是“花鸟虫鱼皆有语,风花雪月尽是情”。

刺绣:针尖上的浪漫

在镇坪的乡村,刺绣曾经是每个女子必备的技能。女孩子从小就跟着母亲、祖母学习刺绣,从最简单的针法开始,一点点地掌握这门细腻的手

艺。刺绣的工具很简单,一根细细的绣花针,几缕五彩的丝线,一块洁白的布料,一个小小的竹绷,便构成了刺绣的世界。然而,要在这小小的一方布料上绣出精美的图案,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。刺绣的针法多种多样,有平针、套针、抢针、掺针、滚针、切针等。每种针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用途,通过不同针法的组合运用,可以绣出各种栩栩如生图案。比如,绣品常用于绣制线条和轮廓,使图案更加清晰;套针则可以使绣品的色彩更加丰富、过渡更加自然;抢针可以突出图案的层次感和立体感。在镇坪的刺绣作品中,常见的图案有花鸟鱼虫、山水风景、人物故事等。这些图案大多寓意吉祥,如骏马代表成功,牡丹象征富贵,鸳鸯寓意爱情,鲤鱼表示年年有余等。每一个图案,都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。

绣制一幅作品,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以一幅普通的花鸟刺绣为例,从设计图案、选线配色,到一针一线地绣制,再到最后的装裱,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。在绣制过程中,绣女们要全神贯注,心无旁骛,稍有不慎,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。我在曙坪镇大树村陈富家见到过一幅叫飞天的绣品,将近有一面墙大,很大很震撼,绣制的仙女栩栩如生,非常精美。

在过去,刺绣不仅是一种艺术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女孩子出嫁时,都会为自己绣制一套精美的嫁妆,包括枕头、床单、被面、手帕等。这些嫁妆,不仅是她们身份和手艺的象征,更是她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。在日常生活中,人们也会用刺绣来装饰家居,使生活更加温馨美好。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,机器刺绣逐渐取代了手工刺绣。机器刺绣速度快、成本低,可以大量生产各种刺绣产品。然而,机器刺绣的作品虽然精美,但却缺少了手工刺绣那种独特的韵味和温度。手工刺绣中,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绣女们的情感 and 心血,是机器无法复制的。如今,在镇坪,会刺绣的年轻女子越来越少。上新街一家专门经营十字绣的店子以前生意非常火爆,店主是一位美女,刺绣手艺很棒,现在也改成了童装店,许多传统的刺绣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。为了保护和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,一些地方开始采取措施,举办刺绣培训班,邀请老艺人传授技艺,鼓励年轻人学习刺绣。同时,也有一些刺绣艺人将传统刺绣与现代设计相结合,创作出了许多新颖独特的刺绣作品,使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制陶:泥土的蜕变

在镇坪的历史上,制陶曾经是一项重要的

文化 新知

故乡是创作的源泉

□ 王春芝

落笔的时候,我又听到故乡的声声呼唤。我知道,那是故乡一直在给我写作鼓劲加油,故乡永远是我创作的不竭源泉。

2012年,在网络文学网站兜兜转转一年后,我开始朝着纸质报刊方向前进。生活在外地的游子,并不缺少初学写作者的激情。一位文友用自己的投稿经验告诉我,要想文章能被报刊选中,就要投其所好。我收敛起在网络世界创作时的天马行空、自由随意,开始将目光锁定报刊,精心研究刊物的选稿方向、用稿质量,决定“投其所好”,主动出击,为稿件找“婆家”。在以后长达多年的散文创作中,经历了写自我写小事,再到写大环境的跨越。而我几乎写得比较耐看的散文都与故乡陕南有关。回不去的陕南,成为我笔取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头,在散文中总是不小心就流露出陕南人的干脆和细腻。

史铁生在《消逝的钟声》中写道“无人的故乡,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,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,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;这心情一经唤起,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”,强调了故乡在精神层面的意义。我深以为然,每次写作遇到瓶颈时,求教般地目光投向故乡那片遥远又可爱的土地,灵感来了,血液燃烧起来。我一边回忆在故乡的生活,一边在回忆中收集整理可以写成篇的素材,信手拈来。

父母相继离世,兄弟姐妹各奔东西,对故乡,我有着回不去却牵肠挂肚的伤感。我们留在旬阳麻坪的那一排土木结构的房子,像孤独老人,在绝望地等待中日渐破败。我带着忧伤的心情,以《老屋从半度走近我》为题,表达着对回不去老屋的怀念,我写“破了的屋顶,睁着迎风流泪的眼睛。再也等不来归来的儿女,只有门前的柿子树,一年一年经风风雨雨,和无人摘取的收获”。拙作刊登在《散文百家》上,我首次登上杂志。文章的发表,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。

我习惯去故乡的土地上寻找写作素材,表达着遥远的牵挂和心。那沟壑纵横的山野,有着最质朴的乡土风情。陕南有烧酒的习惯,每到寒冬腊月里,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自己烧酒。我回忆着多年前院坝边上火热的烧酒场面,写作《父亲和酒》投稿给《今朝》杂志。编辑老师在表扬我文本质朴感人的同时,要求我再修改得细腻点,随后这篇文章如愿刊登。

对故乡生活的怀念,让我在写作时有了使命担当。我觉得,故乡的风俗习惯需要被宣传被记录被了解。故乡的过去和现在需要被人知晓。对故乡生活的怀念,写作时有了责任感。而陕南人对烧酒的喜爱几乎是家家户户的。烧酒,是陕南人独有的风景,为此我特意写了《陕南烧酒》,拙作一经发出,得到了众人的喜爱。他们对我们陕南的了解更近了一步,甚至许多人要求帮忙购买陕南烧酒。《陕南烧酒》获得了“旬阳拐枣酒有奖征文”二等奖,了却了一位游子对故乡的深情牵挂。

后来,我陆续写作《陕南嫁女》《陕南杀年猪》《陕

南改口》等陕南习俗的文章,还写了《旬阳黄豆瓣》《旬阳水魔豆腐》等旬阳特有的美食,用文字传播的方式让外地人了解陕南,了解我深爱着的故乡。

这些年,为了寻找温暖的所在,我不断地将亲人以及父老乡亲写进文章中。我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,父母们先后经历了生产队集体劳动、土地分到户的刺激,以及想办法让儿女跳出农门的努力……回忆里常常忍不住泪湿眼眶。对亲人的书写,从最初的只是感叹和抒情,到后来的渐渐跳出了自我范畴,试图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在做每件事,处理一些事情时的心理。《泥土的呼唤》获得了“苗夫杯”有奖征文三等奖。而我在写《被淡忘的针脚之爱》时,从祖母的针线活拓展到老家女性针线活的场面,写了藏在缝缝补补里亲人之间的关爱,写了故乡山水间女性的贤惠与柔韧。拙作选取了做布鞋的部分,题目改成了《客家布鞋》,发表在了一家挺有名气的党报副刊。

随后,陆续创作《父亲的黄金时代》,记录了父亲努力想要挣脱命运,想要改变农民现状的故事,记录了父亲人生中最辉煌的時刻。其次还写了《母亲的枇杷树》《外婆的杏子熟了》《祖母的水烟袋》,我力争站在亲人的角度,还原了那些温馨又心酸的日子。怀念故乡的时候,左右邻舍的故事电影一般不断地浮现出来,拙作《简娃子》《海娃儿》《深山里的爱情》《霞表姐》都先后发表,得到了读者的喜爱。

换个角度写故乡,也让我在散文创作中找到了共性。2018 年春节前,我收到一家刊物的约稿,让我写一篇反映两地过年差异的散文。当时我对当地的习俗已经有了大致了解。我一边回忆陕南人过年的场面,用互相穿插的方式,以《陕南年味浓》写了一篇 5000 字的散文,这篇文章在一家刊物发出后,得到了诸多文友的赞赏。而我也在书写中再次感受到了故乡浓浓的年味儿。

初学写作者往往跳不出自我,写出的散文没有宽度和厚度,更没有重量感。为此,我极力地寻找方向感,也不断地探究散文的射线感觉。力争从小切口写出大时代,写出时代的变化,写出一个年代的特点,让读者找到回忆,给社会留下“刻度”,想办法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共情。为此,我在写《父亲的黄金时代》的内容中有上个世纪 80 年代,还没有通电,父亲想办法修水电站的场面,其中报纸上一条消息吸引了父亲的注意“国家大力提倡和鼓励私人或个体兴修水利,和水电站建设……”这条新闻在那个年代是真实存在的,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。我在写《我弄丢了故乡》时,写户籍制度的变化,我莫名奇妙地在户籍档案栏里消失,需要找证明人证明我是当地人,正好符合了那个年代网络段子“我证明我是我,我妈是我妈”,很有代入感。

回顾我的写作路,是故乡的呼唤,让我越走越坚实。是故乡丰富多彩、富饶美丽给了我无限创作空间。我想,一个真正作家,心应该时刻和故乡联系在一起的。



秦巴汉水明如镜(中国画) 王晓琪 作

乡土 风物

山城秋色

□ 刘培英

铺展成薄薄一层落花如碎金闪烁。

城郊草池湾,又是一幅醉人景象。金黄的稻田一望无际,连绵至天边,与近处青山、远处粉黛相映,静中有动,俨然一幅充满生机的画卷。一处湖泊水色碧绿,像一块硕大的碧玉。鸟儿欢快地鸣叫,飞来飞去,两只朱鹮一前一后,悠然地在天空展翅,淡红色的翅膀忽闪几下,就钻进云层没了身影。一片两片树叶飘落,像是蝴蝶在飞舞,虫儿唱着丰收金曲。荷叶已经有些秋色了,有的依然凋残,有的仍旧青绿。这是这幅山城最美的衬托,好比绿叶配红花更美丽。

汉江水绕着山城静静流淌,秋水清冽如镜,倒映着岸边的绚丽秋色和飘着白云的湛蓝天空。偶尔有几只白鹭掠过水面,翅尖点起圈圈涟漪,打破水面的宁静,旋即又恢复平静。鸭子在水里摇头晃脑地怡然游着,夕阳西下时,江水的一半被晚霞染成酒红色,水面泛着金光,仿佛一条流动的锦缎。使人不由想起白居易的诗句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,此时,却充满暖意。

记得,小时候,母亲说:“秋吃萝卜夏吃姜,不劳医生开药方。”每当这个季节,母亲会买来白生生或红皮白心的脆甜萝卜,细心地刮去皮,又买来两毛钱一斤的猪大肠,猪大肠油厚、价廉,是母亲最中意的,也是贫穷老百姓改善生活的好东西。猪大肠很不好洗,母亲就拎着木盆,里面装着猪大肠,小刀、盐端到江边去洗涤,母亲爱干净,大肠洗

产业。镇坪的陶土资源丰富,为制陶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制陶的过程繁琐而复杂,需要经过选土、炼泥、制坯、装饰、烧制等多个环节。选土是制陶的第一步,陶工们会选择质地细腻、黏性适中的陶土。这些陶土通常取自河边、山脚等特定的地方。选好的陶土要经过晾晒、粉碎等处理,去除其中的杂质。然后,将处理好的陶土放入水缸中浸泡,使其充分吸水变软。接下来是炼泥,陶工们将浸泡好的陶土放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,用脚反复踩踏,使陶土更加均匀细腻,增强其黏性。经过长时间的踩踏,陶土变得如同面团一般柔软有韧性,此时的陶土才是炼好了。制坯是制陶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。陶工们根据需要制作的陶器形状,采用不同的方法制坯。常见的制坯方法有手工捏制、泥条盘筑、拉坯等。手工捏制适用于制作一些小型、形状简单的陶器,如小陶罐、陶碗等。陶工们用双手将陶土捏成自己想要的形状,虽然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陶器可能不太规整,但却充满了质朴的美感。泥条盘筑法则是将陶土搓成细长的泥条,然后一圈一圈地盘绕起来,形成陶器的形状。这种方法可以制作出各种形状复杂的陶器,如大型的陶缸、陶瓮等。拉坯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制坯方法,需要借助专门的拉坯机。陶工们将一块炼好的陶土放在拉坯机的转盘上,通过转动转盘和双手的配合,将陶土拉成各种形状的坯体。拉坯制作出来的陶器形状规整,表面光滑,是制作精美陶器的常用方法。坯体制作好后,还需要进行装饰。陶工们会根据自己的创意和喜好,在坯体表面刻画出各种图案和花纹。有的用刻刀刻出简单的几何图形,有的则雕刻出栩栩如生的动物、植物形象。除了雕刻,陶工们还会在坯体表面涂上各种颜色的釉料,使陶器更加美观。釉料的种类繁多,有青釉、白釉、黑釉、红釉等,不同的釉料在烧制后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光泽。最后是烧制,这是决定陶器成败的关键一步。陶工们将装饰好的坯体放入窑中进行烧制。烧制的温度和时间要严格控制,温度过低,陶器烧不熟,质地松软;温度过高,陶器则会变形甚至破裂。在烧制过程中,陶工们要时刻观察窑内的火候和陶器的变化,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经过几天几夜的烧制,当窑内的温度慢慢降下来后,一件件精美的陶器便诞生了。

在过去,镇坪的陶器不仅在本地售卖,还销往周边地区。陶制的鱼缸、陶瓮、陶罐等,是农村家庭储存粮食、水和腌制咸菜的必备容器。陶制的碗、盘、壶等餐具,也深受人们的喜爱。然而,随着塑料制品、金属制品和瓷器的兴起,传统的陶器逐渐失去了市场。许多陶窑被迫关闭,陶工们纷纷转行。如今,在镇坪,除了还有两家建筑用的烧砖厂,坚持制陶的人已经寥寥无几。

那些消逝的老手艺,是镇坪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们见证了镇坪的发展变迁,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。虽然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,这些老手艺逐渐走向衰落,但它们所蕴含的智慧和精神,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。或许,在未来的某一天,这些老手艺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找到新的发展机遇,重新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机。